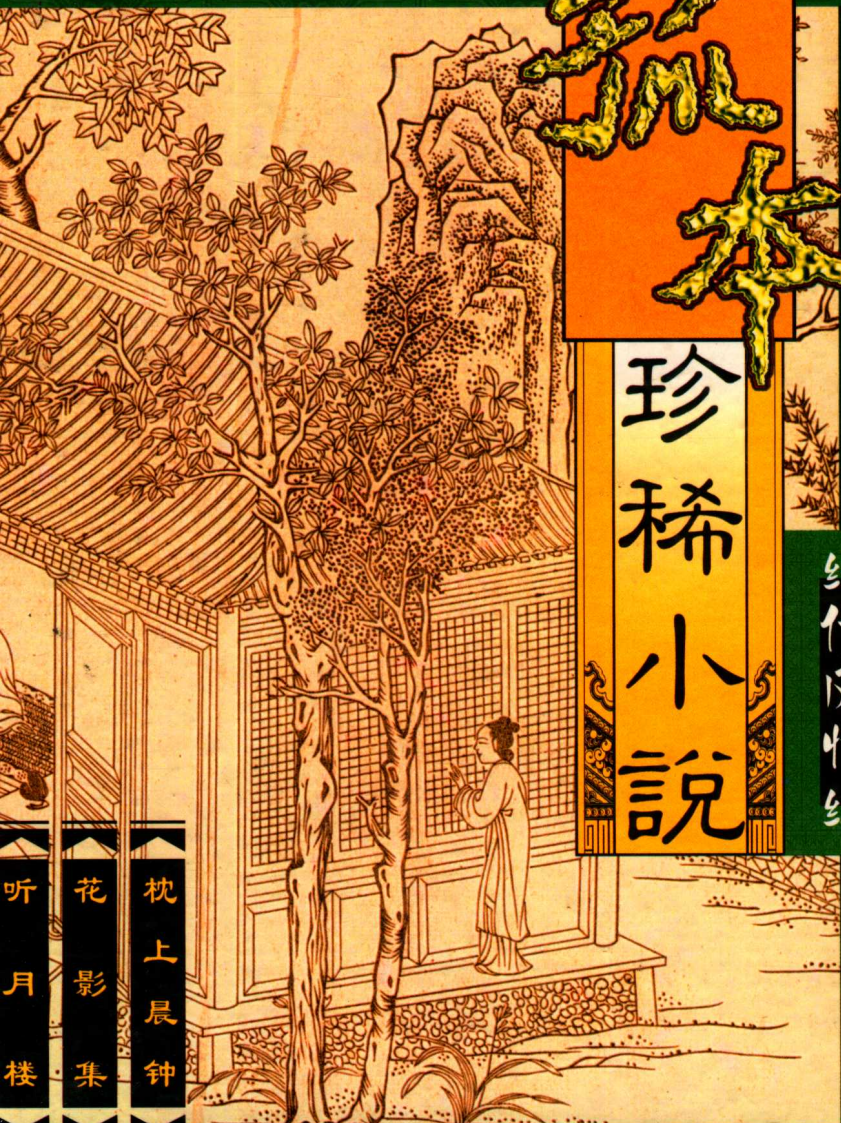


傳世

孤本

珍稀小說

絕代風情編



枕上晨鐘

花影集

听月楼

传世孤本珍稀小说

枕上晨钟

花

听

影集

四月

楼

藏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目 录

目 录

- 第一回 惜娇儿引虎入穴 (7)
- 第二回 爱才郎小凤施情 (14)
- 第三回 听谗言至戚分颜 (20)
- 第四回 受污玷弃家远出 (26)
- 第五回 富御史豁救异乡冤 (30)
- 第六回 刁奴才暗构灭门祸 (37)
- 第七回 遇飞殃烈妇誓节 (42)
- 第八回 探消息书生陷网 (47)
- 第九回 脱天罗奇逢患难 (53)
- 第十回 陷黑狱爱女遭殃 (59)
- 第十一回 史世无一见识奇货 (65)
- 第十二回 富廷伟半夜诉衷情 (69)
- 第十三回 金遇奇弃邪归正 (75)
- 第十四回 王巡抚灭寇成功 (81)
- 第十五回 春闱得意偿书债 (86)
- 第十六回 旅馆萍逢了宿缘 (90)
- 第十七回 获盗印报冤雪恨 (96)
- 第十八回 聚骨肉衣锦还乡 (102)

The page features a decorative border.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, there are vertical panels with a central floral motif, possibly a stylized peony or similar flower, with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leaves. The top and bottom sections of the border consist of a complex geometric pattern, resembl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'wan' or 'wan' symbol, with interlocking lines forming a grid-like structure.

枕上晨钟

【清】不睡居士 编

枕上晨钟

十八回。

题“不睡居士”编。

清凌云轩刊本。为目前仅见孤本。

【藏大连图书馆】

目 录

目 录

- 第一回 惜娇儿引虎入穴 (7)
- 第二回 爱才郎小凤施情 (14)
- 第三回 听谗言至戚分颜 (20)
- 第四回 受污玷弃家远出 (26)
- 第五回 富御史豁救异乡冤 (30)
- 第六回 刁奴才暗构灭门祸 (37)
- 第七回 遇飞殃烈妇誓节 (42)
- 第八回 探消息书生陷网 (47)
- 第九回 脱天罗奇逢患难 (53)
- 第十回 陷黑狱爱女遭殃 (59)
- 第十一回 史世无一见识奇货 (65)
- 第十二回 富廷伟半夜诉衷情 (69)
- 第十三回 金遇奇弃邪归正 (75)
- 第十四回 王巡抚灭寇成功 (81)
- 第十五回 春闱得意偿书债 (86)
- 第十六回 旅馆萍逢了宿缘 (90)
- 第十七回 获盗印报冤雪恨 (96)
- 第十八回 聚骨肉衣锦还乡 (102)

第一回 惜娇儿引虎入穴

诗曰：

识人容易识心难，鱼目珠真混满盘。

错认巨憨当辅弼，误将顽石作琅玕。

处世尽凭欺世法，千人唯有媚人丹。

只因俗尚皆浇薄，致令妖魔易入奸。

这一首诗是说世上知人甚难，辨心不易，天下的奇珍玩器，定有人识得真假，辨出高低。独有人之善恶美妍却一时识辨不出来。全仗这些明眸具眼去识辨他。然好人极是易识，恶人却是难辨。这是何缘故？只因那好人处己接物件件循理，事事合情，自始至终表里如一。有何难识。至若那恶人，心事大概俱深一层，大怒不怒，大喜不喜，待人个个是心腹。口里说的是道理，心里存的却是满腔蛇蝎。当面甜言蜜语，背地使尽机谋。总之句句假话，件件虚情，令人不能窥测。这种人却有个比方：他譬如青楼妓者，来往的孤老，那一个不赠他几句山盟海誓，无一个不待他似膝如胶。那段恩情比夫妇更胜十倍。岂知猫儿哭鼠，无非是假慈悲，哄钱的法儿。使人迷而不悟，陷入其网。大则丧身，小则破家。直至知觉，悔之晚矣。但据我看来，也与此辈无异，究竟还是自己没见识，所以受其笼络。总说恶人难辨，然终总有个辨处。要知天之赋形于人，原有善恶之分。恶人自有一种凶恶之貌，所谓藏于中，形开外。只是愚昧之人听了他口内那几句好话，反道是老天不公道，这样好人生他这般凶相，未免以为有屈。岂知老天原是至公无私，人自不识。正如西子之美，随你蒙

垢，他那一一种丰姿自在。无盐之丑，纵使装尽脂粉，终不能增其妍。这是一定之理。所以说知人甚难，只要人细细察辨耳。古诗说得好：
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

假使当年身俱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

如今且说一位缙绅，也因一时迷惑，误用一个人，后来家破人离，许多颠沛，说来醒一睡么。那一桩事出在明朝正德年间。江南镇江府丹徒县，有个乡绅姓富，名珩，字珍卿，甲科出身。世居南门内，累代簪缨，家资巨富。年将五十。曾任京畿御史，致仕在家。为人仁慈忠厚，好善乐施。只是一味姑息，有些无定识。夫人黄氏，族亦名门，却年小富公三岁。自从二十五岁上生了一位小姐，并无二胎。那小姐乳名琼姐，年方十九岁，生得娇媚如花，端庄静淑。夫妇珍惜如宝。因无子嗣。故舍不得嫁出去。偶有窗友钟贡生的儿子，生得颖秀出群，单名奇，表字卓然，与小姐同庚。十四岁入泮，阖郡名誉蔚然。富公爱他才貌，且系素交子侄，遂尔联姻。不意联姻之后不及二年，钟贡生夫妇相继而亡，家道寒素。富公郎将卓然入赘，与小姐成亲，待之有如己子。那卓然不但才高，亦且为人豪旷磊落，刚直不谏。只是少年老成，豪旷之中又带些耿介之性，不肯同污流俗，趋势附炎。虽是赘婿，却没有了一毫覬觐丈人家资的心见。富公年将半百，并无儿子。料想丈母是生不出的了。忽然一日，立意劝丈人纳妾。富公平日因夫妻最相好的，恐娶了妾，未免要生嫌隙，是以不愿。回说道：“凡人子嗣之事，关乎天数，不可强来。若我命里该有，早已有了，何至今日？即使纳了妾，又不生育，反多这一番介蒂，岂不如不纳为洒脱。况且既有贤婿夫妇在此相依，亦可娱我晚景。那纳妾之事再莫说起。”卓然道：“虽是天数，也要人谋。谋而不遂，然后听之于天可也。未有不谋而坐听之于天者。况修德可以回天，以岳父之盛德，断不至于有伯道之叹也。

且晚年纳妾得子者甚多。若云易生嫌隙，则岳母贤声素著，岳父又达大体，有何嫌隙可生？更有说者。小婿蒙岳父恩眷，视如亲生。小婿同令媛自然晨昏定省，岂敢有负。奈属异姓，真的假不得，假的真不得。承宗继祖是人生一桩大事，毕竟要纳妾的是正理。”黄夫人亦劝富公道：“贤婿苦劝甚是有理。况我又不像世上这些妒妇，河东一吼，倾倒醋坛，镇压丈夫的人。我两口子及三十年，虽不敢夸梁鸿孟光，然亦算得是个唱随的夫妇。相公谅无终风且暴之消，岂致妾有绿衣黄裳之怨？我先也曾劝过你娶妾，你只是不允。即使有子的，一个作宦的人，就置一妾也不为过。你听我说，不要忒古板，假老实。外人不知，只说是我妒忌，不容丈夫娶妾。使我为富家之罪人。我如今也不管你要不要，明日便去访个好的娶了。倘得生子，亦是富氏有幸。”富见她说的剀切，就含糊允了。次日，夫人即令家人富方去叫了平日在宅内走动卖花的张二妈来，当面分付他去寻人。隔了一日，张二妈就说定了一个姓王的闺女。那姓王的号叫玉楼，是丹徒县的快手，年纪有六十岁了。妈妈已死，止生这个女儿，乳名金姑，年已二十岁了。先许过同衙门的一个书办的儿子，未成亲死了，望门寡在家。玉楼素知富公夫妇盛德，并不较量财礼。夫人封了六十两银子送去，次日就过门来。那金姑生得身材窈窕，性格温存。夫人喜之不胜。彼此极其相得。倏然过了半年光景，金姑忽然慵茶懒饭，拣食贪酸。富公只为有病，请了医生来看。那医生说是有孕。富公暗自欢喜。又过数月，看看十月满足。却好是七夕之夜，富公在夫人房中睡。三更时分，忽梦见一只仙鹤飞入庭中，盘旋飞舞，既而竟入堂中。突然惊觉，正与夫人说梦，只听得伏侍金姑的丫鬟彩云敲门，说：“金姑肚疼，像要分娩的光景。”夫人慌忙同富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即过金姑房中。一面着家人去唤稳婆，一面叫妇女起来伏事。小姐知道，也来看视。只见金姑十分苦楚。夫人亲自替他揣摩了一会，须臾稳婆到了，不想一则长

头，二则是胎气艰难，直至天明正辰时方得临盆。喜得生下一个满抱的儿子，鼻直口方，相貌丰伟。富公夫妇见了，如拾宝。即令丫头扶持沐浴。一家围绕而看。不意金姑产后身体十分狼狈，发晕数次。谁知一时恶性血攻心，飘然长逝。有诗一首怜他之苦。诗曰：

彩云易散奈何天，剩粉残脂自可怜。

燕子楼中余好梦，芳魂缥缈逐寒泉。

当下富公与夫人小姐见了，十分惨伤，大哭不已。只因金姑平日做人和气，阖家婢妇、大大小小没一个不为之恻悼。富公即令家大去报知王玉楼。玉楼就住在县前隔不多地。不移时就到，见了女儿，嚎天呼地哭了一场。抬头见富公亦在傍边歔歔，玉楼反劝道：“老爷，亦不必过伤了。向知老爷夫人待她极好，这是他福薄，所以寿夭。我一生只此一女，岂不心疼？但死者不可复生。幸而生得一子，又是莫大之喜。”富公道：“我见他死得可怜，不由人不伤感。如今你女儿虽死，此子幸在。倘我祖宗庇佑，得他长成，你也决不至于寂寞。”说罢叫丫鬟抱出来与玉楼看。睹物伤情，彼此又掉了几点泪。富公又把此夜的梦兆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如今依梦命名，叫他鹤仙便了。”玉楼道：“极好。依这梦看起来，后来他定有好处。也不枉他娘在此一场。只是如今要作急雇奶子要紧。”富公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且待殓殓了再处。”此时有友来吊亲奠的，纷忙了两日，遂成殓入殓，即葬在祖茔边。玉楼辞别回家。

富公即吩咐家人，仍叫了张二妈来，叫他速寻奶子。二妈道：“多蒙老爷奶奶看顾，老婆子敢不用心。但今年时年好，小户人家可以度活，都不肯出来。前西门张翰林老爷家也要雇一个，至今尚无。既蒙吩咐，且待我去寻问，只恐急切难有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一项大事，未满月的孩子可少得乳么？这几日得富方的妻子养住他。孩子虽大，幸有些乳，暂令他喂，亦非长久之

枕上晨钟

计。你可以用心去寻，自有重酬。二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去。”遂辞了出门而去。次日只见二妈来了。夫人问道：“可有了么？”二妈道：“我来与老爷奶奶商议。昨日回去，适与隔壁陶四妈说起雇奶子之事。他也是惯做媒的。他说有一个山东人，姓刁，夫妻两口都有三十一二年纪了。带了一个女儿，也有十四五岁了。到此处投奔亲戚不着，流落在此半年。有个孩子未及周岁，才死了四五日，正有乳哩。只是要卖身，不肯单做奶子。实是一件凑巧的事。只恐老爷嫌他外路人，或者不要，故此特来商议。”夫人听了，遂令丫鬟到书房中请出老爷。丫鬟领命，即去请了富公来。夫人把上项事说知。富公对张二妈道：“我家人很多，不用买。只是燃眉之急，也说不得了。你就去叫他二人来，我看一看，问明他的来历再议便了。”二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去唤他来。”起身就去。不多时，同了那陶四妈，领了一个妇人进来。张二妈指点他见了老爷、夫人的礼。富公看那妇人，果然只有三十一二年纪，却是生得美貌风骚。但见：

面非黛粉，却也娇妍，腰岂小蛮，亦称柔弱。稀稀几点雀斑，自有牵云之处；湾湾的两道娥眉，尽多觅雨之妖。站立着无风亦动，启朱唇不笑嫣然。梦之俏眼欲勾魂，只可惜金莲不称。

富公道：“他丈夫在那里？”二妈道：“在大门外，禀过老爷，方叫他进来。”富公即令陶四妈唤他进来。陶四妈就去叫他。到了厅上，对富公磕了头，站旁边。富公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原籍那里，因何在此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姓刁，名仁。妻子邢氏。本贯山东郟城县人。当时扬州府有一个姓胡的乡宦在山东经过，娶了小人的妹子为妻，一向不来往。今年山东遭荒，没奈何挈家到扬州。一则看视妹子，二则原想投奔他家。不意妹子已死，亲人不在，竟不相干。守候了一月，每日到他门首。可恨那些管家的需索门包，方肯通报。幸在守候得做官的出来拜客，小人发极

了，只得扯住了轿子叫唤起来。他方才知。不想见我身上褴褛，甚是薄情。只叫我在寓处等候。次日，却差一个送了四钱银子来与我折饭。小人愤恨，不收他的。赶到门上数落了一场。他恼我，叫家人出来打我。幸得两邻舍的劝开了。小人回到寓处，进退无策，不能回乡，只得把几件衣服抵还了饭钱，过江来别图生计。住在西门外饭店中已经五月了。没奈何思量投靠人家。昨日陶四妈说老爷府中要奶子，小人情愿卖身。小人一生忠厚诚实，倘蒙老爷收用，虽赴汤蹈火，也不敢辞的。”富公见他身材长大，说话清楚，就有几分喜他。便说道：“我本意只要雇奶子，不肯用买。今见你说来，是个异乡之人流落在此。我且收用你。你的妻子在内做奶子，自然另眼看顾你。俟我小相公长成之日，你要回乡，悉听自去，我亦不计较。”刁仁道：“受恩深处便为家。既蒙老爷抬举。小人粉身难报。即使驱赶也不忍去。”富公大喜，问他要多少身价。答道：“小人该店家五个月的饭钱，不过十余两的银子。其外亦无使用。总不与老爷较论。”富公一发道他忠厚老实，便说道：“你夫妻三口，与你三十两身价。算还饭钱之外，也要做些衣服穿。你且去写了身契来。”刁仁跪下去磕了一个头，起来到外面寻了纸笔。他原也识字，自己就了一张卖身契，同两个媒婆俱签了押，同送到富家。富公收了。叫管家的兑了三十两银子与他。两个媒婆各人赏了一两。就叫同刁仁前去收拾行李，并领女儿前来。刁仁即同陶四妈到店中算还了饭钱。他也没有什么行李，不费工夫，领了女儿前来了。富公把他女儿一看，年纪虽小，却是生得丰姿秀丽，态度娉婷。不施朱粉，红白自然。袅袅娜娜，有十分标致。竟不像这等人养的。因对刁仁道：“你女儿生得如此，日后须要择一个好人匹配他，不可误了他。”遂令张二妈率领进去，拜见夫人小姐。夫人小姐亦爱他，令收拾一间房与他母子在内宿歇，哺乳公子。打发媒婆起身。那陶四妈又叮咛教导他夫妻一番，作谢而别。

枕上晨钟

正是：

只因误听斓斑舌，致令开门揖盗来。

第二回 爱才郎小凤施情

词曰：

举世曾无月旦，红颜忽尔相看。未听箫声啭，飞凤何表庭院。眷恋、眷恋！辜负东邻一面。

——调寄《如梦令》

却说富公买了刁仁夫妻在家甚是得意。你道刁仁是什么样人？原来是山东红花铺人，世开旅店。他父亲叫刁鳄，其母张氏，姿色平常。专一店中牵云布雨，勾搭那些来往的骡夫，都到店下。所以他的买卖比别家更热闹几倍。只是暗中来，明中去，一生以赌为命，所以挣来挣去还是一双空手。他父母死后，仍习旧业。邢氏亦传了婆婆的衣钵。只因他的姿色比婆婆更高几分，所以刁仁只许她招接来往之客，不许她勾搭骡夫。这就是他之营谋。正是：

青出于蓝，强宗胜祖。

却说刁仁平日爱赌。除了赌之外，件件刻剥，件件要占些相应。倘见了人的，不拘大小物件，他心爱了，便千方百计，定要弄到手才快活。又能阳施谄佞，阴布牢笼，专交结匪类，损人利己，奸盗诈伪，件件俱全。若论他的做人，正是：

谓他狼虎而不足，加之蛇蝎则有余。

谁知这刁仁真是小人中之穷凶极恶也，一生并无心腹，拼得丧了廉耻、坏了良心，也挣了数百两家当。不想一年前店中下了两个客，见有两匹马，囊中有物，遂令邢氏把两人都勾上了，一住数日。殊不知那两人是做响马的，在道上劫了一伙行客走到这里